

中国

当代散文

主编／林非 选编／林非

三百篇

童年时代的生活，并非全是绿色的，也并非全是诗意的，但那单纯质朴的氛围，却如春日江南迷濛的细雨，隆冬北国洁净的积雪，总是给人一种神圣、清新的情感。每当我回忆起那串像无尘珠链似的光，无论此刻正被怎样顽固的烦恼缠着，我的情绪都会如同脱缰的马一样放松。因为，童年是在漫长的纷纭人世间显露出来的短暂的宁静，它一定会很快地消失在漫长的纷纭人世而不可再得，这样，只能在回忆里重温的快乐也就格外令人感到珍贵了。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中国

当代散文

三百篇

主编 林非
选编 林非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目 录

月夜到黎明·····	白 朗(379)
灯·····	凤 子(383)
寂寞·····	金克木(386)
广玉兰赞·····	荒 煤(389)
荔枝蜜·····	杨 朔(393)
童年·····	唐 弢(397)
老家·····	孙 犁(400)
向日葵·····	冯亦代(403)
美人·····	叶君健(407)
祭马思聪文·····	徐 迟(410)
话黄胄·····	梁 斌(414)
狱中生态·····	杜 宣(418)
莞城之夜·····	陈残云(423)
乡情·····	杨 沫(430)
一直在玩七巧板的女寿星	
——记冰心·····	严文井(435)
花与鸟·····	贾植芳(439)
日出·····	刘白羽(443)
卢沟桥情思·····	碧 野(448)

春来	吴祖光 (452)
说“帘”	陈从周 (457)
潇洒人生	曾敏之 (460)
荒场之夜	陈敬容 (464)
方寸田园	琦 君 (466)
历史的哑谜	黄秋耘 (469)
旅行	刘以鬯 (472)
山海关五章	郭 风 (474)
冬阳 童年 骆驼队	林海音 (478)
摔坏小提琴的故事	秦 牧 (481)
神游石城	冯 牧 (485)
毁画	吴冠中 (490)
前门箭楼的燕子	黄 裳 (493)
音乐收藏忆旧	何满子 (497)
樱桃和茉莉	紫 风 (501)
这样一种挥霍	罗 兰 (505)
多年父子成兄弟	汪曾祺 (509)
庞贝废墟	柏 杨 (514)
天才梦	张爱玲 (520)
黄山小记	菡 子 (523)
忘归巢记	孙道临 (528)
地下迷宫	峻 青 (533)
贝多芬：一个巨人	何 为 (537)

首任烹饪大师·····	艾 煊(541)
接过历史递来的火炬·····	魏钢焰(545)
在我的书橱里·····	徐开垒(549)
感情债·····	丁 耶(553)
哭与笑·····	田 野(556)
绵绵土·····	牛 汉(559)
筏子·····	袁 鹰(562)
活到老真好·····	王鼎钧(565)
“杂合面”情思·····	徐光耀(569)
梦的回声·····	黄宗英(574)
冬夜情思·····	李若冰(576)
海中花园·····	许 评(578)
青藤书屋小记·····	公 刘(581)
海之思·····	罗 洛(584)
爱石趣谈·····	海 笑(587)
快乐的死亡·····	陆文夫(591)
摆渡·····	高晓声(593)
黄河一掬·····	余光中(595)
紫藤萝瀑布·····	宗 璞(600)
又临黄河岸·····	高 缨(602)
在澄蓝碧绿之间·····	柯 岩(608)
崂山绛雪·····	叶 楠(614)
音乐和我·····	白 桦(619)

望截流	刘 真 (623)
神游天柱山	严 阵 (628)
听飒楼来信	苏 晨 (631)
夜籁	顾 骧 (635)
弱肉强食	流沙河 (638)
比萨斜塔下的沉思	林 非 (642)
林荫道上	陈丹晨 (646)
名楼赋	韦 野 (650)
小小的篝火	潘旭澜 (656)
雀疑	谢 璞 (660)
临邛之恋	唐大同 (664)
大山与小溪的对话	
——“生与死”的遐想	从维熙 (668)
林中速写	张守仁 (671)
雨的精魂	韩少华 (674)
行板如歌	王 蒙 (677)
空灵苍凉之美	石 英 (682)
又是月季芬芳时	周 明 (685)
捕蟹者说	王充闾 (689)
北京啊，你真挤	舒 乙 (693)
开在记忆原野上的花	柳 萌 (697)
雪与雕梅	晓 雪 (703)
打糊饼	刘绍棠 (707)

我有一个红学家的“外公”	张贤亮(710)
劝酒	湛 容(714)
山庄湖色	郭秋良(717)
高速行	王维洲(721)
草地	凌 渡(726)
安塞腰鼓	刘成章(729)
江南的蔷薇园和散文诗和森林	许 淇(732)
相见恨晚	
——初晤龙门卢舍那大佛	李元洛(735)
梦里的淑水	李华章(739)
鸟巢	肖 凤(743)
我的老师	苏叔阳(746)
乡亲	戴厚英(748)
我听小商贩的叫卖声	赵鑫珊(753)
刹那的净化	张 长(756)

白 朗

(1912—1994)，辽宁沈阳人，女，作家。有长篇小说《在轨道上前进》，中篇小说集《为了幸福的明天》，短篇小说集《北斗》，散文集《西行散记》、《月夜到黎明》等。

月夜到黎明

月夜里，飘着幽灵样的轻风，随着银色的月影，它也悄悄地爬进我的窗棂。在这所高耸的小楼中，我蜷卧在床上，享受这风与月的温存。温存呵，它们比睡在我身边的孩子的嫩红的小脸更加温存。

让春风轻抚我蓬松的鬓发，任夜月狂吻我枯干的唇，我陶醉了，我陶醉在稀有的清新、稀有的温情抚爱中。

轻轻地，我闭上了醉态的眼睛。

风儿仍在轻抚，月儿仍在偷吻。

踏着银色的大地，我踽踽独行，闪闪发光的星群，集中了视线不瞬地向我跟踪，它们笑了，笑的是那么猥亵而阴森！

“笑什么？鬼东西，你们是不是在笑我愚蠢？”

讥笑，监视，都听凭你们，无论如何，我也要完成这有计划的夜的途程。

我踏过了一片青春的原野，又爬上了一座青春的峰峦，一座又一座，无数的峰峦庄严地向我投送着雄伟的注视。爬呀，

爬呀，爬上山坡，爬上顶峰，由这一顶峰跳上另一顶峰，那里充满着灿烂的青春，流荡着活气与鲜明。然而，我疲倦了，两只腿的软瘫通过了全身。我拥抱着最高的山峦，用口水润了润不感疲倦的喉咙，向着环绕的山峰，向着原野，向着银色的月，也向着渺小的、藐视我的星星，吐出了我的歌声：

.....

粉碎呀，粉碎侵略者的迷梦，

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与生存，

把敌人打个落花流水，

建立起真正的和平。

永远呀，永远也不做被压迫的奴隶，

永远也不再受人欺凌，

中国的领土是我们的，

我们才是中国的主人！

.....

一声脆快的霹雷，震断了我激昂的歌声。仅仅一瞬，整个地球失却了光明，皎洁的月亮遮在黑云背后，温柔的春风变成激昂的吼鸣，光明被黑暗吞蚀，黑暗在暴风里打滚，雷声继续地轰响，像要震倒那巍巍然的山峰。

站在黑暗里，我迷失了方向。

霹雷，闪电，怒吼的风和无边的黑暗。

突然，大雨带着冲锋的杀声倾泻下来，像瀑布，像山洪，闪着白色的光亮。我俯首瞰视，青春的原野竟变成了无边的海，海水继续增涨，增涨，啊，它竟与山峰并肩了，白色的飞沫，带着骇人的吼叫冲向山峰了！

“我不能，我不能让海水卷去我的生命啊！”我想，“我还有待哺的孩子，我还有……”

“快跳上来，我把你送上彼岸。”

一个轻巧的舢板，在海浪上颠荡，我顺从舟子的招引，跳上那救生的小船。青年的舟子满身流汗了，他拼命地撑住那修长的篙杆，漂啊，荡啊，和海浪搏斗着。我看见了不远的光明的彼岸。

“啊，我们已经凯旋！”

庞大的海的欢呼，使我展开了朦胧的视线，原来这无边的海里正漂荡着数不清的小船，在我面前展开了青春的原野和黎明的春阳，我兴奋地握住了修长的篙杆，用力一撑，船便悠然靠岸。一声清脆的遽然的鸡鸣唤醒了我，身边的孩子正惊恐地哭着，挣扎着。我恍悟地松开了我的紧握住孩子肥胖的臂膀的手，唱起催眠歌：

好宝宝，不要哭，不要怕。

妈妈扶着你的小臂膀，

冲破了汹涌咆哮的海浪。

如今哪，如今已经到达彼岸，

晨光熹微了，

光明的太阳就要出现，

新中国的伟大任务，

要你勇敢地担当！



凤 子

(1912—)，广西容县人，女，戏剧家、作家。有散文集《废墟上的花朵》、《旅途的宿站》，短篇小说集《八年》，剧评集《舞台漫步》、《台上台下》等。

灯

我

爱灯。我爱的是借各种形式透露出来的那一星光亮。当太阳落到西半球的那一面，月亮同星星也被云层封锁掉的时候，哪怕是一盏油灯的光，也够屏除由于黑夜而袭来的情绪上的压迫。何况借这一星光亮，你还可以继续完成白天未完成的工作，就是休息吧，有三五个朋友地北天南地聊聊天，时间随着跳动的灯芯逝去了，大家这才恋恋地各自去寻一个无梦的睡眠。

赶路的时候，随着疲倦、饥渴俱来的向往，也就是这一星灯光。灯光告诉你，一段艰难的行程快到终点，尽管路还没完，你还得走，但，前面的村落可以使你得个暂时的休止。去敲一个陌生人家的门，狗的吠声似警戒，也似欢迎。曾经在远远山坡上带给你希望的那一星灯光，这时伴着灯光照耀在你面前的，是一些虽然陌生却十分诚挚的乡下人独具的质朴笑容。无需浪费语言，扑掉身上的尘土，你便被接待得像家人一样。

如果你远航在海上，就算你习惯了海上的风浪，你习惯于

漂泊的生活，只要你的本性没有被压抑，你会感觉到一股说不出的寂寞。你渴慕着陆地，你渴慕着陆地上人们的生活。于是，你迎着太阳出来，送着太阳落进海底，你整日伏在船舷，浩瀚无边的天和水，不会出现神话中的故事。海市蜃楼毕竟是虚幻的折光，你的眼神也隐藏不了心底的忧郁。黄昏留下来的最薄弱的一道光亮，也被海水吞没了似的，漫漫无尽的黑夜，只有海的啸声控制了一切。你禁不住颤栗。忽然，远处隐现出一星光亮，也许那只是指路的灯塔，可是你会马上恢复勇气，你有勇气战退与黑夜俱来的恐怖，至少你不会航错了方向。更假如，远处一星星光闪亮的像女人头上的一串珠饰，闪耀着灯光的陆地就在面前，那陆地有你怀念的家一样的温暖。

可是，当你踏上了某一处陆地，各色形式的各种灯光，固然带给你无限新奇，同时也带给你无限困惑，这些灯光变成了说谎的声音，正如高楼上血红地照耀着的“礼义廉耻”，这灯光——假如它也被命名为“灯”的话——却写尽了现实生活中的诸种丑恶现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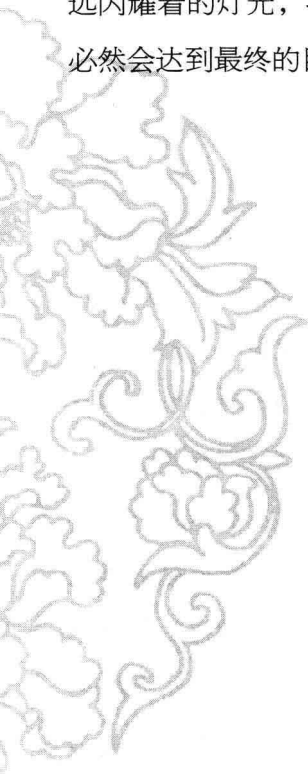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，你会恋念海市蜃楼的再现。未必幻想才是真正美丽的吗？

这就是都市。灯光照耀的似是白昼，而灯光下匆忙来去的人们，却像盲人一般，茫然不知路。

我不禁怀念起一段夜行生活来了。没有月亮，也没有星光，我跋涉过乱石耸立的悬岩和河流，盼望中的一点火光都没有。我真奇怪我有一双在暗中寻路的眼睛，我辨别得出河水的

深浅，我辨别得出路的高低。我终于从这样一条崎岖的路走了过来，现在回想起来是奇迹，我几乎不相信我曾经有过那样的勇气。

事实是有一盏望不见的灯，闪耀在前路。我信赖这一盏永远闪耀着的灯光，我信赖我有这毅力，尽管黑夜茫茫，有信心必然会达到最终的目的。



金克木

(1912—2001)，安徽寿县人，作家、学者。有学术论著《梵语文学史》、《比较文化论集》，散文集《难忘的影子》、《天竺旧事》、《金克木小品》等。

寂 寞

李白诗云：“古来圣贤皆寂寞。”鲁迅的《呐喊·自序》全篇是寂寞二字。这也可算是他的大部分作品的总序吧？“两间余一卒，荷戟独彷徨。”这还不寂寞吗？屈原、陶潜当然寂寞。“国无人莫我知兮！”“奚惆怅而独悲？”正是寂寞。《秋声赋》、《赤壁赋》至今还有人读，但有几个人体会到六一居士欧阳修和东坡居士苏轼的寂寞呢？龚定庵（自珍）诗云：“忽筮一官来阙下，众中俯仰不才身。新知触眼春云过，老辈填胸夜雨沦。《天问》有灵难置对，《阴符》无效勿虚陈。宵来客籍差夸富，无数湘南剑外民。”末两句说的热闹，正是反衬前面说的寂寞。外国人也不能免寂寞。哈姆莱特、堂吉珂德是寂寞的。卢梭的《孤独漫步者的遐想》（汉译本名《漫步遐想录》）开头就说：“我在世间就这样孑然一身了。”这是个人的寂寞吗？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算不算民族的寂寞？夏目漱石的《三四郎》，川端康成的《古都》，不也是散发着寂寞吗？先驱者孤独，落伍者孤独，同有寂寞的感

慨。但是究竟谁属先？谁属后？有的人在千百年历史中还反反复复不能论定。大哄大嗡有时是掩盖着内心的孤独。自称“孤家”、“寡人”的人，孟子赐名为“独夫”的人，同样是寂寞的。前呼后拥，一呼百应，可是最后连妻子儿女都不可信赖了，何况朋友？刺凯撒的不是他的亲信布鲁图斯吗？“你也……”凯撒的这句临终遗言道出了他的寂寞。难道友情毕竟是空话和幻想，而寂寞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吗？当然，不感寂寞的人不是没有，而且也许还很多；不过说不定是自己不感觉而已，未必不是孤独的。害怕寂寞可能也是人类的天性之一吧？尤其是老人，看来是能耐寂寞，其实是身不由心。儿童没有不喜欢有伴侣的。十载寒窗独守，心中想的还是“颜如玉”，要作“人上人”。深山隐居也免不了要耕田、种花或读书，成不了木偶。鲁滨逊独自生活在孤岛上是不不得已的，他也还要有个“礼拜五”作奴仆。笼中鸟、哈巴狗和小花猫不是为了排除养它的人的寂寞吗？奇怪的是，人既不甘寂寞，又要伤害伴侣。不吵嘴，不反目的夫妇能有几对？“相敬如宾”或者“夫唱妇随”可以相安无事，然而前者是套上玻璃罩子保持距离，后者是一个主宰另一个，一比零。一加一等于二，怎么二人就不能“亲密”成为一个整数“友”呢？难道人真是类似箭猪或刺猬吗？刺猬即使成为排队的兵马俑，也不能在伸出刺时互相依靠的。那怎么能不感到寂寞呢？相对无言大概可以保持友谊。怪不得有人说：妙论是银子而沉默是金子。原来沉默不仅是寂寞的伴侣，却也是对付寂寞的办

法。能用“呐喊”对付寂寞的恐怕只有鲁迅那样的人了。多出来几个鲁迅好不好！

1988 年

